

驿路孤影

● 梦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驿路孤影

● 梦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驿路孤影 / 梦君 著 ·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4
(作家视线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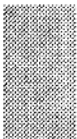
ISBN 7-5059-3535-6

I. 驿… II. 梦…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228 号

书 名	驿路孤影
本书作者	梦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白 地
责任印刷	邢尔威
印 刷	科技印刷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535-6/I · 2700
定 价	2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引子

深秋时节。

成达市郊外的乌龙山，被一层淡淡的雨雾笼罩。山上光秃秃的枝干，在那雾气中愈加显得苍劲奇崛；山上一尊尊发青的怪石，在雾气中更衬出其深不可测。远远望去，此时的乌龙山宛如一副大写意，一切都透出不可捉摸。

山脚下，一个年轻女子，撑着一把黑色的折叠伞，沿着崎岖的道路往山上走去。

她的步履略显沉重，紧身的黑色风衣裹住她娇小的身躯，更透出她的孤单。

各种各样的落叶覆盖着整个山，平日上下的小径早已分辨不出。那女子走走停停，不住地四处看着，眼睛中那层深深的留恋表露无遗。她的脚踏在叶上，竟然毫无声息，每一脚都准确无误地落在那小小的台阶上。到了半山腰，她忽然停住了，抬头往前看看，只有那雾濛濛的一片，前面，茫然不知为何物，不晓得是何处。稍停片刻，她往另一侧爬过去。

在一个最高的山峰上，这年轻女子终于出现了。她无限眷恋地



望了望四周，只有茫茫的雨雾，天地间什么声音也没有，甚至连那时常绕于耳际的女子的吃笑声也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个时候，在她的脸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她低眼看着脚下那不见底的雨雾海面，脸上掠过一丝笑容……

深秋。

咸达市火车站。

又一列火车鸣着长笛进了站，于是那一刻站在月台上的人们犹如士兵听见了号令一样，马上骚动起来。形形色色的牌子上写着要接的人和接者的代号，也有的手里拿着些书或别的信物，每张脸都不同，但又都相同，全是一副焦急、期待的神色。

接站的人接到了被接的人，双方都欢天喜地的握手、拥抱、亲吻，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没接到的，没被接到的，都瞪大了眼，张大了嘴，踮着脚尖，视线越过一拨又一拨的人往更远处瞅去，谁无意中碰到了谁，谩骂便连成一片，一伙儿对一伙儿，有看热闹的、有劝解的，方言、普通话，热热闹闹，唱戏一般。

车厢内还有人往外下，都不外乎带着寻找、喜悦的表情，但最后一个下来的女孩，却有点不同。

她穿了件黑风衣、黑牛仔裤、黑旅游鞋，手中提了一只小小的旅行箱，背上背了一个书包，白皙的面庞上透出一股拒人千里的神色，她是双眼皮、眼睛很大，但里面那种掩饰不住的倦意，会让每个人为之动心。

她下了车，整了整背包，理了理被车座靠背揉乱的头发，看了



看四周乱哄哄的人群，脸上掠过一丝自嘲的微笑，随即大步踏入候车大厅。

不远处，一个比较僻静的角落里，有个人盯上了这女孩儿，他叫丁翼。没有一丝迟疑与犹豫，这女孩出现在车厢门口时，他便往这边走来。凭着多年在火车站的观察，直觉使他悟到这女孩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这样的材料，他怎肯放过？但丁翼没料到，这女孩儿一下车就进了候车大厅。眼看她要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他可急了，便奔跑起来。不管他怎样巧妙、敏捷地躲闪、跳跃，也避免不了撞住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于是乎，“不长眼、流氓、没教养……”一溜儿排开地向他盖去，无奈，他的眼睛只紧盯着黑衣女孩儿，那些难听的话到他那儿只是一片嗡嗡的苍蝇叫声。

正巧，到了候车厅的一个小卖部前，那黑衣女孩儿停了下来，她拿钱买饮料。丁翼心中大喜，一鼓作气跑到离女孩儿不太远足以再度跟上的地方停住，他这时才感觉到身上的衣服紧贴着肉，头发丛中的汗和着脸上的汗一起往脖子里流，他一反常态，竟一点儿不觉难受，心中反而很高兴，他掏出手绢儿，擦掉发际、脸上、脖子上的汗。等他收拾好自己的形象，调整了面部表情，微笑着准备去同那女孩儿搭讪时，丁翼僵住了：那同样黑色装束，同样黑色长发的人，倚在小卖部前，正喝掉最后一瓶酸奶准备走。这人，是个十六七岁的陌生男孩儿！

丁翼此刻真想揪住那男孩儿猛打一顿，妈的，谁让你穿一身黑衣服了？你一个男孩儿家，谁让你留长发了？谁让你来火车站了？旁边乘务警在转来转去，丁翼攥紧拳头，咬着牙，眼睛只想喷出火，死盯住那男孩儿。男孩似乎感觉到有些异常，四下看了一周，当他与丁翼的目光相遇，便不由得神色一变，可转眼又换上了一副我是



流氓我怕谁的至尊模样，他也斜着丁翼，将背包往背上重重一挥，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候车大厅。

丁翼心里那个憋气呀。他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又猛抖着贴在身上的被汗浸湿的衣服，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惹得周围的人都对他怒目而视。

“净莎，你先洗个澡，饭菜一会儿就好。”

“杜阿姨，您别忙乎，我跟您也是初次见面，这么麻烦，怪不好意思的。”

“说哪儿的话，到这儿就等于到了你家里，别客气。你要是见外，我可生气啦。”

白净莎便没再说什么，拿了衣物进了卫生间。

早已过了午饭时间，成达市人民医院家属楼十四楼的一个窗口内，却飘出股诱人的香味儿，估计被哪个肚子里还有那么一条小馋虫儿的人闻到了，非流口水不可。这个窗口不是旁人的，而是杜兰家的。

“呀，杜阿姨，您弄这么多菜干嘛，能吃得完吗？！”白净莎一边擦着头发一边往厨房走去。

“不多不多，这个鱼是最后一道了，你先出去坐那儿休息一下，我马上就来。”杜兰笑着往外推白净莎。

刚洗过澡的白净莎，脸色微微发粉，头发湿漉漉的，眼中的倦意也荡然无存，完全一个纯情美女。

杜兰关了煤气灶，解下围裙，端了一大盆清炖鲤鱼进了小厅。

“杜阿姨，这些菜可都是我喜欢吃的。”白净莎接过杜兰手中端



的盆，放在桌子中间，有些夸张地说。

“不错。鱼是你最喜欢吃的。”杜兰微笑着，坐下。

“您怎么知道？”白净莎有些奇怪。

“我会算呐。”杜兰不看白净莎，自顾微笑着往白净莎面前的小碗儿中夹菜，“快吃，吃饱了好好休息一下。”

饥肠辘辘的白净莎来不及细想，埋头扒饭。

酒吧内，两个男人一人一大杯葡萄酒，边品边聊。

“真把我气晕了，那死小子临走时还横我一眼，要不是有警察在附近，我非揍死他不可！”说话的人为了发泄胸中恶气，一仰脖子又灌下一大口酒。

“丁翼，你小子该收收场了，你说你都瞄上多少个姑娘啦，小心遭报应。”旁边那男的把玩着手中精致的杯子，劝他的朋友。

“布桥，天地良心，我告诉你，我从不对人家小姑娘动手动脚，我去火车站，完全是为了训练我的眼，我现在看人，不是哥儿们儿吹，一瞅一个准儿。再说，那儿的素材可是绝对没得说。还有，你可别忘了，我还在那儿给你提供过几次新闻线索呢，要没我，要不是我手快、眼疾，你们那儿则新闻能发那么快？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丁翼不管人家听没听，只顾滔滔不绝。

布桥一口一口地品着杯中的红葡萄酒，很专心致志的样子。他脸上的线条此刻显得很柔和。

“喂，喂，”翼丁拿手在布桥脸前来回晃了几下，“我说话你听了没，走什么神儿呢。真是的！”

“我听着呢。”布桥白了丁翼一眼，似乎很不高兴丁翼打断他的思路。



丁翼可是只当没看见，又凑过来说：“哥儿们儿，听说你们记者部最近想要招‘女记’，真有这回事儿？”

“你的消息倒挺快，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呀。”布桥自顾低头把玩儿着杯子，对丁翼仍没好气儿。

“你不会是现在才知道吧。”丁翼故意夸张地瞪大了双眼，“喂，为什么不招‘男记’？要招‘男记’的话，我倒是蛮合格的，而且哥们儿你也可以通融通融，对吧？”丁翼脸上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丁翼，我认识你算我倒霉，整天没一句老实话，你当初要真当了记者，恐怕这记者部主任不是我，而是你啦。”布桥不无揶揄地说。

丁翼倒也不恼，嘻皮笑脸地说：“承蒙哥哥夸奖，小弟承受不起。”

布桥看着他那不正经的样儿，苦笑着摇摇头。

时间过得很快，一天又结束了。夜幕降临的成达市华灯已上，市内商厦这时也不忘比个高低，装饰灯一家比一家亮，一家比一家美。酒吧、舞厅、饭店更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黑夜，对有的人来说，意味着一天的结束；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却象征着新一天的开始。

在杜兰的卧室里，象牙色的壁灯聚成一个亮点，杜兰坐在床旁边的一张躺椅上，不时地看着熟睡中的白净莎。

也许做了什么梦，白净莎脸上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她的鼻翼一扇一扇的，整个身子埋在被褥之中，头也深陷在枕头之间。“真像个小动物。”杜兰心想。一股冲动使杜兰俯下身，想去吻这个可爱的“小动物”，可她忽然发现，白净莎的眼睛微睁着，里面的



眼珠似乎还一动一动地，杜兰一惊，忙撤回身子。又坐了一会儿，不见白净莎有动静。“这孩子醒了怎么不吭声？”杜兰轻轻叫了两声：“净莎！净莎！”没人应。“噢！”她猛地明白过来，“她还是那个‘看家眼儿’呢。”杜兰自嘲地笑了，伸手往后抚去遮住白净莎大半个额头的头发。

“哦，杜阿姨。”没想到这个轻柔的动作却惊了白净莎的好梦，“您怎么会在这里？这是几点了？”白净莎一边问一边坐了起来。

“天刚黑，饭我都做好了，睡得舒不舒服？”杜兰坐到了床边儿上，亲切地搂住白净莎的肩。可能感觉有些受宠若惊，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对这个动作，白净莎的反应是往后一缩：她被吓了一跳。杜兰看着她笑了，白净莎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在笑脸之间，白净莎对眼前这个女人的戒心消失得一千二净。

吃罢晚饭，杜兰收拾碗筷，白净莎则上了阳台推开窗子，想重新认识这个成达市。她的确是没有想到，这个城市发展得会这么快，在她推开窗子之前。

第二次离开这座城市也不过是几年前她大学毕业时，这才几年，况且中间儿没少来这儿办事儿，也没觉得成达哪儿特棒，现在看来，还真是小瞧成达市了。

站在这十四楼上，除了能隐约看见楼下那条街上五彩斑斓的路灯和小酒吧、舞厅内透出的灯光，还有附近几幢家属楼上窗口内透出的灯光外，要再看的话，只有满天的繁星和那弯月亮了。“太快了，几年前要站在这儿说不定还能看见周围别的街道呢，可现在都变了。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切……”白净莎心中暗想。

“小心着凉了净莎，现在这天儿可不是七月，进来吧。”杜兰的叫声打断了白净莎的思路。她关了窗子，不舍地进了房间。



“成达市变化真大，我都有点儿不敢相信了。”白净莎接过杜兰递过的茶呷了一口，感叹道。

“我倒没觉出什么。可能，离它太近了，对它熟悉了，也就尊敬不起来吧。”杜兰若有所思地说。

“对了，杜阿姨，你和我爸真的是同学？”白净莎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嗯，”杜兰不太自然地点了下头，随即将白净莎拉到她身旁，坐下，道，“你为什么要辞去工作跑到成达？其实我觉得女孩子嘛，当名教师挺不错的，跟学生打交道，又不用斗心眼儿，教课读书，生活挺恬淡的，多好。”

“杜阿姨，你可能还不了解我，我这人不适合过那种生活。再说，现在学校已不那么纯净了，与同事之间、与领导之间、与学生之间、还有教师与家长之间，许多事都变得很复杂，一步走不好就完了，尤其是牵扯到学生的问题，你更难办，你得照顾到他们的自尊、心理承受力等等，搞不好他就给你找个事儿，你吃不了兜着走，带毕业班更难，起早贪黑的，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唉，干教师这行，老实说，太紧了，一般人是吃不消的。不过，大部分学生还是蛮好的，过个教师节或元旦到了，或者该毕业了，给老师送首小诗或送束花什么的，那时候心里特感动。其实平时再叫苦再叫累，受些委屈呀，只要学生有一点表示关心的意思，心里头什么便没了。一站到讲台上，看着学生，就只想教课，什么杂念也没有……”白净莎说着，脸上带了一种回忆的甜蜜的微笑。杜兰则饶有兴趣地听着。

“我听你说话，感觉你倒挺喜欢教师这行，挺喜欢学生的。”杜兰忍不住插了一句，她怕白净莎再接住啰嗦下去，所以没等白净



莎再开口，她又问，“现在，你想干什么工作？”

“嗯，”白净莎似乎早就想好这个问题，但又不想脱口而出，她稍沉吟一会儿，说，“可以接触到很多人的工作。”

“接触到很多人？”杜兰闻听此言，不觉哑然失笑，“这个条件可太宽了，中国人这么多，你就是呆在屋里不动，也能接触到很多人呐。”

“你这话我可不敢认同，那是你，你堂堂一个主治医师坐在屋里不动，当然有人上门找了，可是还有很多老百姓呢，谁找他们？都是自家人……”

“我算服了你这丫头了，你挑个理儿就不放，谁遇见你就甭想活命。你要当个律师，绝对是一流的。以后你杜阿姨说话可得三百思而后言了。”杜兰笑道。

“我这毛病都是当了半年教师训练出来的，”白净莎也笑了，“其实我说的接触到很多人不是说一般的人，而是指那些有魄力，很能干的人……”

仍是“淡若水”酒吧。

“我有个朋友，以前也干过记者，现在还想重操旧业，送给你吧？”丁翼偷偷地瞄了几眼布桥的脸色。

“不行。”面无表情，来得很干脆。

“我——”丁翼刚吐一个字，布桥接着讲：“想重操旧业可以，后天就开始面试，只要面试笔试都过关就可以去我那儿报到。”

“瞎，那么麻烦干嘛，直接过去不就了事，只要你点头儿，什么笔试面试都得靠边儿。”

“我告诉你我这儿不是垃圾站，什么杂货都往我这儿堆，我可



不要光吃白饭的……”

“得了得了，就知道你不会答应，一点儿不够意思。”丁翼端了酒杯，起身向另一桌走去。布桥也不阻拦，任由他去。

已是深秋的成达市很难看到地上有枯叶，每百米一个的垃圾箱如一排排小卫士，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路面。街道两旁的杨树上，不多的黄叶仍不肯离开枝干的庇护，与秋风做着最顽强的抗争。刚过了上班时间，几分钟以前还如潮的人、车，此刻却不见了。这简直就象刚刚还是狂风特大暴雨眨眼间又成了晴空万里，都叫人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中国的人实在是多，但就冲这街道上几分钟前后的变化来看，你不得不佩服工作单位规定八点必须上班，否则扣钱的决策，这招儿实在是高，绝对能让人准时起床打扮上班，能把一街的人全给收拾到由砖瓦泥钢筋糊成的盒子里去，并保证这些人们老老实实。不然的话，八点，甚至十一点这街上就都成睡眼惺松，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男人或女人，影响市容哟。

白净莎在杜兰家附近的几条街上溜达了几圈儿，又转回来的时候，怀里已经抱了一大摞子名目各不相同的报纸杂志。

一张一张，一页一页，白净莎尽最大的努力忍住不去看那些好文章，只睁大双眼瞄住中缝和广告版。她右手捏了一支小毛笔，只要瞅见有“招聘、招工”启事之类字样的地方就圈个大红圈儿。半个早上下来，直瞅得她眼睛发酸，头昏脑胀，胃里面满满的，直想吐。白净莎将没有画记号儿的报刊杂志归整到一块儿，将画圈儿的放到一起，起身到厨房泡了一杯茶。

翡翠色的液体冒着热气儿。茶叶还在杯中打转儿，使劲闻一下，清香直渗入丹田。白净莎抵不住香气的诱惑，吹了几下，轻呷一口，微眯着双眼，含在嘴里细细品味着，还没来得及品第二口，



电话铃响了起来。

“喂，净莎，我五分钟后有个手术，午饭你自己做着吃，不用等我。”电话是杜兰打回来的。

白净莎挂了电话，翻腕看了看表，将近十一点了，她决定先从画圈儿的启事中挑出一部分合适自己的，然后再做饭吃。

两刻钟后，白净莎从中挑出了七八份可以考虑考虑的启事，其中有公关、记者、文秘几类，她认为凭她国内知名大学成达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条件，去应聘这些工作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准备工作看来没问题了，走完了第一步，白净莎心情稍稍愉快起来。她下厨房弄了碗面条儿，午饭就对付过去了。

按时间顺序，最早开始面试的是《成达晚报》招记者的，在明天上午8点开始，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只限女性、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白净莎看见这第一条要求，一阵狂喜：老天，这简直是专为我定的要求嘛。她接着翻了翻其它几条，发现最早的面试时间是在后天。她不敢马虎，将毕业证、身份证、档案袋之类的东西全整理好，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才小心地装在书包里。她接着躺到床上，脑子想着如何去打胜明天的一仗。

黎明的到来总是很快的，第二天白净莎醒来的时候，已经近六点了。她爬起来到卫生间洗漱时，发现牙缸底下压着一张字条：

“净莎：

刚刚来了个电话，说院里有个急诊需要我马上过去，祝你应聘顺利。

杜阿姨

凌晨3点”



字儿是用眉笔写的，很潦草的样子。白净莎跑到杜兰的卧室一看：被子被掀在一旁，睡衣胡乱地扔在被子上，一切都露出慌乱的痕迹。

“干什么都太不容易了，杜阿姨四十多岁的人了，要总这样下去，身体总要累垮的……”白净莎暗自思忖着。

她一边儿注意着火上煮着的粥，一边儿打扮着自己。七点一刻，一切都收拾妥当。白净莎临出门前也给杜兰留了张字条，告诉她粥、菜都在锅里。虽然这两个人见面还不到三天，可都已感觉对方像是自家人。

白净莎出了家门，按启事上说的，乘三十八路车到了《成达晚报》报社大厦。

太阳此刻正往上升，估计今天天气是不错的，路上几乎清一色的行色匆匆的上班族，和背着大书包的学生。来报社应聘记者的还真不少，白净莎一进入楼下大厅，就感觉闷得慌，全无刚才在室外所感觉到的凉意。

这儿现在可以说是女人的天下，白净莎目光所及之处全是黛眉朱唇高跟鞋，戴眼镜儿的，不戴眼镜的；文静的，好动的；长得漂亮的，相貌平平的；自信的，不自信的。大部分看上去都是二十多岁。这里原本就熟识的女士们在一起互相诉说着什么，也无非是感叹现在好工作难找，不好的工作却满地皆是；原本不认识的人由一两句“请问现在几点了”或“天气很好”之类的话打开了话头。一会儿这儿爆出一阵大笑，一会儿那儿响起一声尖叫。人家都说有中国人的地方你的耳根就休想得到半点儿清静，中国人的大嗓门令人“闻声丧胆”。其实挣得这“美誉”的大部分的有功之臣还得当数咱中国这些“可爱”的女同胞们。只要聚到一起，也不管认不认识，



柴米油盐，衣袜头发，小孩老公都会成为她们永远聊不完的话题。

在今天这个环境中，她们全都没有平日谈天说地时的那种自然惬意的感觉，她们无非是想借助口舌的摩擦及这大厅内乱哄哄的一片来消除自己心中的恐惧与忧虑。不管怎样努力地想从表情上、从手势上表现出自己对聊天的感兴趣，但是她们的眼睛却总无一例外地将她们的不安紧张暴露无遗。这两种神态统一集中的脸，简直是“绝色佳人”。

在大厅中央往二楼上的拐角处的正面，有一扇1米见方的墨绿色玻璃窗，这后面此时有六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审视着大厅内的人。

八点一刻，面试正式开始。这时候的女士倒是自觉，一个挨一个，排的长队一直延到厅外。

不管能否看得见，人们都紧盯着进行面试的那个房间的方向，每出来一个人，总要接受门外众生的注目礼。可能是不好意思吧，所以大多数人一出来就低下头，脸上什么表情？对不起，看不见。

“喂，怎么样？他们都问什么了？”好不容易又出来一位，站在白净莎前面的一个女孩可能认识这位，一看见人家出来，就摆好架势，等那位走到她身旁就一把抓住，急急地问。

“也没问几句，不用紧张的，跟以前那些招聘的面试一点儿也不一样……”

白净莎的脸上一直带着微笑，有点儿像长者看小辈的那种宽容慈爱的意味，也有点儿居高临下的慑人的气度。她看了看前边，发觉再有十几位就轮到自已了，于是深吸几口气，稳稳神儿，静静地等待着。

随着一声“请进”，面试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七位评委顿觉



眼前一亮：

进门的年轻女孩细挑的身材，白风衣白牛仔裤白旅游鞋，显得一头长发格外黑明，更引人注目的是她的那张脸：饱满光洁的额头，两只大眼睛熠熠生辉，嘴角微微往上翘着。她整个人都透出一种文雅、自信、易于亲近的气息。

评委席正中间坐着的是布桥，他同左右两位分别交换了一个眼神，虽然那眼神是那么地使人不易觉察，但白净莎还是敏锐地感觉到那里面流露的是赞许。可从她脸上你什么也看不出。

白净莎在一个评委的示意下坐稳后，便将自己的各种证件递给评委们，他们大致浏览了一通，最边儿上的一位四五十岁的女评委问白净莎：“白小姐，您为什么要来应聘记者这个职业呢？你怎样做好这一种工作呢？”

白净莎冲她微微一笑，答：“先不说当一名记者一直是我的梦想。首先我认为我所学的专业很适合这行，工作起来起码在理论知识上没问题。第二，我感觉干记者这行必须公正无私，要敢于直言，要言民众心，要不怕苦累，不畏强权，当然在工作过程中可以见机行事，机敏一些。我认为我恰恰具备以上的素质，另外工作时候耳目必须灵，必须能抓住最新动态，及时将消息报发出去，还必须能言善辩……在成达大学上学期间，我结识了很多同学、老师，并且假期打工和实习时也认识了很多，相信社会关系网络这点我也没问题……总之我有信心能将这个工作做好。就是不知各位老师肯不肯给我证明能力的机会。”白净莎说最后一句时，语气中带那么一丝儿委屈一丝儿言外的请求。

等白净莎面面无表情地从面试室出来，只听见周围都是议论声。

“她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出来！”